



御製全韻詩

上聲

三皇五帝其辨紛總序書始堯自我
 聖孔帝學心學牖世惓惓天道以成
 義和分用叶地道以平四岳咨共叶
 不識不知擊壤歌動於變時雍奚資
 威董



右唐堯

居深山中荷天寵依石孱顏木擁腫

聞善若決江河湧沛然莫之能禦壘

升聞元德投艱重危微心傳開道統

叶舉八元愷光堯踵左氏謂元愷堯

之審如是堯何以為魏魏蕩蕩則天

之大聖乎或者當堯之時其賢尚未

甚彰故舉亦因之而有待况舜之協

帝皆出堯之所授則舜之所舉即堯

之所舉耳邱明博於紀事而昧於知

理向因請李文子出莒僕篇曾為文

以駁五刑七政脩以並叶南風解阜

時幾奉九韶正律來儀鳳叶青宮重

華額斗拱向所居處即位後高山仰

右虞舜

山川州澤各分九暨稷播種興耕耩

止心翹竦

弁冕端委臨諸侯微禹其魚劉子講
貢金象物鑄以鼎惡旨䟽狄絕諸杯
叶東序養老列尊卑下車泣罪息訟
銛不於無間識本源何以望海航斷
港

右夏禹

神禹度土功呱呱泣弗子塗山明訓
教化德敬承是伯益既就國諸侯畢
歸只利民大與深昌黎言實旨孟子
舉天與從而為辭耳每讀雜著篇惟
覺理盈紙昌黎對禹問云堯舜之傳
賢欲天下之得其所以傳
傳子憂後世爭之亂堯舜之利民
也大禹之利民也深傳諸人得大聖
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人而爭且亂
人受其亂與其傳不得人而爭且亂
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孟
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余嘗
讀是篇評之云堯舜創也禹因也使
堯以前皆傳賢則堯授舜舜授禹何
為創見而夸美足知堯以前猶傳子
而禹亦猶行古之道也且堯典放齊
有子朱各明之請益稷謨大禹有丹
朱殄世之戒若非堯以前亦傳子斯
曷以稱焉昌黎之說實能補孟子之
所未言向選唐宋文醇曾附刻評
語於後茲詠禹傳啓事因附及之

右夏啓

羿浞之禍夏中衰姒氏未亡所餘幾
為仍牧正基澆兇奔虞戒若蹈虎尾
妻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衆一旅
叶布德兆謀收夏臣誅澆及殪復禹
跡叶共難不渝卒成功賢臣靡者如
仲虺中興寶亞開劔艱應以少康為
冠始溯其配天德在何不出敬勤心

疊疊

右夏少康

桀以日亡湯則天與紂有自燔之嫌
武無慙德之語是湯武之甲乙定於
斯矣况乎一曾薦尹一未進呂湯薦伊尹
於桀有冀其改過之心武王未雖然
進呂望於紂是本有伐殷之意
以爭而得天下者實自茲始焉是湯
之不幸也乃適逢其時之所處

右殷湯

兄終弟及始乎商太戊惟賢德允樹
無逸作訓稱古帝昔在殷王實首舉
天命自度戒荒寧享國之年七十五
克修湯政慕遠方重譯而至羣心麇
究其致盛所由来嚴恭寅畏斯為主

右殷太戊

徙邢歷六代墊隘民居底弗可行政
化遷都為民耳乃胥動浮言安土致
然矣盤庚著三篇實得誥諭體上示
乃在位中話民弗率叶下則既奠居
叮嚀簡相爾然予更有言害不視亶
父叶避狄遷於岐民從者若市誰謂
荼之苦其甘亦如薺是知得民心那
費言佑啓

右殷盤庚

考圖相傳說設教契神解空前絕後
為可一不可再叶今讀三篇言誠為

百世楷至于伐鬼方注家無定在

既易

濟云高宗伐鬼方注疏皆不指為何
地惟陸德明音義引蒼頡篇云鬼遠
也考後漢書西羌傳謂武丁征西羌
鬼方而引詩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

為證馬端臨文獻通考駁之云按商
頌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竅入其阻襄
荆之美其功也又楚背高宗能出兵伐
之昔有成功湯自彼氏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言成湯時遠夷西方氏
乃背國皆來朝見汝居中國之南方
氏也時高宗亦伐荆楚蔚宗不詳
誤引此詩以附合耳又按竹書紀有司
王季伐西落鬼戎後漢章帝紀有司
述明帝功德又云克伐鬼方開道西
域則鬼方宜是西南夷羌番之屬不
大抵不離乎西南夷羌番之屬不

出楚蜀黔夷羌苗之輩叶祠卜其雄

雞銅珍其殼蟹窠精者煎鍊而成質

薄色赤俗稱為蟹詎能禮義教惟恃

干戈馘三年乃克之叶備矣未克等叶

五載定金川三年克之象曰億也疏

謂以衰憊之故三年乃
克之此未達理勢語今王師平定金
川正當國家全盛之時兵多餉足特
以其地勢險阻五年乃得歲功雖
士卒不免勤勞然亦未嘗憊也掃

穴犁庭罷此後諸西羌安眠追驚駭
作詩非耀武今古迹殊躡

右殷高宗

祖甲逃王位太伯同藥採田間用知

依保惠庶民愛叶興商類盤庚敬民

祛好賄盤庚下篇云朕不肩好貨敢

人惟勇於敬民以云我其生為念祖甲

之意史記及孔傳訛傳失魯亥周公

逸以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為

廢祖庚立祖甲徵鄭康成云高宗欲

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也史記乃云祖

甲節下云復衰本無所據考無逸祖

樂之從又言難厥後立王則逸不

祖甲實商之令辟豈得違經義而安

其謬更不孔氏乃以祖甲為太甲則

待言矣

右殷祖甲

古公云興當在昌小心翼翼昭事允
至於為政首惠鮮鰥寡孤獨懷先軫
敬天仁民君道該三分服事德備盡
究其所以云在何於穆不已天地準

右周文王

聞誅一夫紂可以息口吻方諸服事

殷自弗如文謹洪範彞倫叙丹書敬

義塵叶因之作諸銘質語攄道蘊劉

向傳去聲五行分配失飾粉蔡注祛穿

鑿足破羣疑紊叶行以箕子陳疇由五

於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而皇極之建

尤為一篇要旨蓋本天道以驗之君

身惟當修而用之其理平正無奇所
以為治天下之大法自劉向作五行
傳分配類應各舉其事以實之後世
宗其說專以之規察機祥幾入讖緯

之學失洪範之本義矣惟蔡氏集注謂休咎之應乃自然之理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斯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語造化之妙其論甚醇可以破夫惟一戎衣垂拱羣疑而訂經訓

治猶敏乃有夷齊者避向首陽隱

右周武王

篤周祜密侵阮殷商旅倒戈返文武

基成王振叶民于近佞于遠冠去聲之

頌雍辭展叶左右孰充弼蹇前後孰

道承善叶作無逸周公進叶用訓王

諄繾綣曰負扆曰補袞制禮樂斯為

本知艱難慎旦晚稱守成王闢閭

明焦竑作養正圖解其聽朝四輔

篇圖說云禮明堂位曰篤仁而好

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

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考十三經內禮記明堂位無此文因檢大戴禮保傳篇載明堂之位云云與圖說所引正合其言則全錄賈誼新

書按戴德戴聖俱在賈誼後或者
誼著書時明堂位別有全文故得
備引之其後遂至散佚故德即錄
誼書聖則刪而不取此大小戴記
之所以異也竝因大戴禮有明堂
之位語不問此文為經本有無輒
標作禮明堂位且注云是禮記中
篇名由於未加深考之誤茲詠成
王事因并訂而識之

右周成王

史記成康世承平事異雲霓民望旱
曰休曰息百姓安以張以皇四裔歎
東郊保釐父師命西方聽斷太保亶
天威敬忌勵初服用致刑措囹圄罕

右周康王

始勤終怠戒垂編簡宣王於斯能無
面赧初政勵精有志撥亂叶北伐南
征常武詩撰雲漢憂民朏如涕潛周
道復興炫乎史版及其末年晏起既
倦叶千畝不藉魯適廢舛料民太原
卒以拒諫叶杜伯非罪殺之弗難而
貪天禍幽厲平竝叶殷鑒在茲慎哉
擇揀

右周宣王

社雖仍樹栗靈乃移鐘銑東遷寗失
計蘇軾論誠善然其時弗遷勢又何
能免命秦為諸侯祠帝已僭竊叶終
焉即代周履霜堅冰踐

右周平王

奮六代之餘業吞二周而王八表執
捶拊以臨天下如雄風之振孤篠銷
兵器徙豪傑燔詩書阮諸生恣意所
為而無不了然其分郡縣去封建後
世從之則安違之亦擾於是遊海上
求神仙乎杳渺豈知一夫作難二世
而亡為天下笑叶賈誼所謂仁義不
施攻守勢异非惟括嬴秦興亡之運
即萬世治亂之機亦於是乎可曉

右秦始皇

大勇略小節大智祛小巧平生豁達
度天運歸金卯揮洗揖酈生銷印無
執拘蕭曹倚股肱信布資牙爪約法

三章寬漢基四百肇民苦秦久矣久
饑易為飽

右漢高帝

卓識愛吟杜牧詩不是安劉嗔四皓
天與人歸適逢時庚庚大橫符吉兆
西鄉南鄉讓再三是謂有禮仁為寶
收孥相坐在首除詔定振窮及養老
卑辭爰賜趙佗書亦得稱臣罷兵討
止輦常受從去聲官言勸農蠲賦頻可
考其間善政不勝書繼世之君誠最
好史臣總論吾所疑輯覽已評弗重
道

史稱漢文仁儉引露臺等事以實
之余以為文帝善政當觀其大者

遠者徒爾博採博會轉恐失真無
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
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
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寧
有刺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
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止貪不幾
執宋襄公徐偃王愚懦之見窺尋
令辟哉向因批通鑑輯覽評論及
之

右漢文帝

周曰成康漢文景與民休息去瑣
勸農桑禁采珠玉惇獨亦哀富亦哿
聽鼂錯議削七國反則誅之實未安
既而又悔識甚卑苟非亞夫延巨禍

田叔復善處骨肉帝何為者隨否可

右漢景帝

秦皇漢武恒並稱吾謂其言未當去聲

也秦皇阬儒武重儒一端足以定高
下求仙封禪勤土木黷武之類過弗
寡然其大過在鈎弋理無因子殺其
母叶禍防呂雉特忍殘投鼠忌器喻
寧假表章六經黜百家則其得在興
俊雅瑕瑜不掩斯可耳漢史摘失其
得捨入於蠶室懷恨深載筆記事由
司馬

右漢武帝

丙吉哀王孫獄中謹乳養少時遊閭
里吏治得失講叶石立仆柳起入繼

愜衆仰為政誠勵精必罰更信賞吏
稱去聲民安業綜核勤堪想宇內既稱
治單于慕稽顙屢書鳳凰見或亦鄰
虛枉

右漢宣帝

有度祇如綴旒耽逸那思縉井流連
內閫色荒侵尋外戚政東班生徒嘆
讜言梅尉空云察景惜哉史丹伏蒲
其所存者土梗

右漢成帝

白水神徵赤符天挺以武開基以文
定鼎中興稱賢殷中宗竝非退功臣
保全心永史臣論光武謂天下既定
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意若
有不足者不知光武之退功臣雖進
正所以善於保全勝於漢高也

文吏察政意整勅幾攬綱躬勞識迴
神道設教識緯是聽叶欲罪桓譚失
之悻悻

右漢光武

舊學桓榮尚書受養老辟雍禮則有
雖好褊察傷仁厚建武制度變更否
自起撞郎實堪醜抑后妃家法足取
東平樂善相親友雲臺圖像表勲舊
叶失一二得乃八九責賢何必借滕
口

右漢明帝

章較明為平處事亦詳審觀其戒俗
吏安靜無忘諗行秋觀收穫貴脫粟
瓢飲封外戚為孝小節傷之甚終於

竇梁橫去聲預政由椒寢履霜堅冰至

義經訓宜凜

右漢章帝

南陽卧龍足興劉芑廬三顧以誠感
遂許驅馳據益州稱王而已帝未敢
曹丕篡漢乃正位斯有禮矣殊荒耽
平生非無用智譎復漢業心不可揜

通鑑紀魏綱目漢斯義為正取輯覽

司馬光通鑑以魏紀年朱子綱目取
春秋之義以昭烈承獻帝後紹漢遺
統乃天下萬世公論
故輯覽從綱目例惜乎禪也弗克

嗣二世而斬於昏闇至今每讀出師

表猶覺丹誠白日撼

右漢昭烈

將為周文久蓄逆故惡荀彧殺崔琰

皆操 逆子因以終其志炎劉於是遂
滅燄薄待骨肉實少恩煮豆燃萁何
太險徐劉應阮陳王吳一時才雋相
遊欸叶輪轅飾矣徒虛車究其篡奪
安能掩

右魏文帝

漢政不綱國既卒斬羣起鹿逐各逞
虓鬪據有江東豪傑收覽袁紹弟兄
攜貳識暗叶劉表父子駑馬戀棧祗
有仲謀養子無忝計用周瑜三軍就
范百萬曹兵江中列艦鏖之赤壁盡
於一燂叶鼎足勢成邦基垂範勝驅
除者閏位易犯

右吳大帝

御製全韻詩

去聲

魏晉篡奪好還伯仲既以平吳志滿
欲中罷州郡兵盜賊興衆吳姬五千
歌舞充貢駕羊身荒飛鴻目送后族
專擅嫡子昏曹衛瓘撫床獨懷深慟
禍亂頻興言才其棟

右晉武帝

一馬化為龍竟中去聲童謠誦復讐徒

虛言探甲鮮實用升床寵王導太陽
豈下其相與尚老莊清談恣豪縱雖
曰成偏安而已失正統有整恃江淮
無徵同杞宋

右晉元帝

起兵討桓元壯氣如雄虹自幼有大
志欲挽天河絳忠晉而不終原為已
謀初叶即真能節儉示後重耕稼傳
亮王韶之助惡誠愚蠢卓哉淵明翁
隱去紫桑巷

右宋高祖

祭死褚淵在石頭城亦媿敬則譬汝

陰取司馬如是叶天道真好還丹陽

權收寘究不保善終道成罪奚避納

諫與節儉御物斥精細欲文去聲篡逆

過孰弗知其偽

右齊高祖

拓跋姓氏自古貽謂黃帝後真無謂

魏太祖初即位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說本不經余向作平定準噶

爾告成太學碑文云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為理據拓跋之遠

溯軒轅與史記謂匈奴二十餘傳

諸部據有鄴都國號魏按魏書拓跋

北荒自可汗推寅始南遷二十餘傳

至太祖據有鄴都國號曰魏又再傳

而至于太祖考拓跋氏居於北漠當為

蒙太古部落其推寅之名與蒙古語托

音相近至今蒙太古謂貴種為僧者為

托音即此可見拓跋蓋蒙古之謂正及

且拓跋自係蒙太古語之圖卜謂正及

中也其姓氏取義本自正大乃作魏

史者謬云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
故以為氏考蒙古語土曰拓素此猶
近之至后則曰哈屯並無所謂跋者
顧牽引土德遞王之說強為傅會不
亦失誣乎至於議定國號自宜創立
嘉名以垂久遠當時羣臣以啓基雲
代請以代為號乃同崔宏有魏者大
名神州之上國云云遂下詔為魏
不知崔宏本漢人其盛稱魏地沿曹
操受封建國之號或有深義欲賧拓
跋皆不可知爾時蓋受其愚耳至魏
之傳世雖歷一七十年在亦北
朝寂為長久然其初十餘年各自竊
據後則分裂東西較遼金之盡據北
方與宋人劃疆分太武道武所鍾愛
土者不及遠矣

果作室家善塗墍戎軒四出定中外
南北劃疆儼朝制公卿子弟命入學
疑獄決之以經義崇道教而汰沙門
則鄰月落教星替崔浩既不好老莊
書信謙之寇思也未

右魏太武帝

北魏稱賢君恭已勤臨御其初定武
業帝以崇文著崇文固云佳衣冠改
無據智者之所嗤迂者之所譽試看
北魏祀四世遂斬遼祖宗其忍忘艱
難可弗慮摘詞戒後人叮嚀聽斯語
魏室創業經世咸尚威武至孝文帝
始崇文教雖亦潤色太平之一端乃
改易衣冠親服袞冕朝饗四傳而國
社遂墟足為忘祖背本之鑑而遼金
及元之末季皆踵其失凡改漢衣冠
者不再世而輒亡益足深警矣昔我
其有禁約子孫無忘祖宗為訓衣服
語言悉遵舊制曾忘祖宗命侍臣宣讀
且遠然彼時達海巴克什等即有應
效漢人服飾制度之請我
斥而不從夫達海巴克什乃滿洲世
僕且當見異而遷之意可見滿洲漢
字即懷見異而遷之意可見滿洲漢
子專習文墨無有不染漢人習氣者
惟在上之人力挽其弊而無為所惑
余益用是深懼昔年恭讀

因敬述 聖訓 勒石 垂示 後親 製
皇朝 禮器 圖式 序於 勿改 衣冠 一事
諄切 申警 我世 世子 孫臣 庶惟 當敬
守弗 渝永 延億 萬載 丕丕 基故 不能
已於 丁寧 告戒 耳茲 詠
魏孝 文事 因復 闡發 之

右魏孝文帝

乘其危竊其祚 蕭衍道成視劉裕宮

城圍吳興拒叶徒稱馬仙袁昂仍

厚遇本失正末奚數叶定律興樂曾

何助特佞佛奉像塑捨身同秦功德

慕初祖謁直指處漆桶弗契乃北去

傳燈錄云初祖達摩自天竺國三周
寒暑達於南海寶梁普通元年也武
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
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
小乘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不懌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於嵩
山少林寺西壁九年又禪宗以祀儀
著相弗悟之人謂之黑漆桶云祀儀
牲代麵素廟不血食語不懼餓臺城

應始悟荷荷那得金仙護

右梁武帝

受禪弒逆如出一例嗟哉六朝誰階
之厲霸先竊梁亦因時勢律身以儉
施政以惠獨甚可笑捨身佛寺其鑒
不遠在梁武帝徒求福報那解罪戾
未識楞嚴清明還霽

右陳高祖

高歡逐主魏分二其時勅敵宇文泰
既而泰復效其為暮楚朝秦亂之寔
高洋不及父與兄犢車一乘公受代
沈酗既久彌以狂荒淫殺戮恣為害
武成溫國世濟昏婦髻童謠適逢會

右北齊興廢

文帝詘已任蘇綽尚賢有合大畜卦
篡奪時非祇一人於黑獺也亦奚怪
纔四五傳隋易祚不仁之澤那辭敗
大誥特作正文風當正者多此其殺
嗟哉彼時士大夫鮮弗腆顏持國賣

右北周興廢

外戚竊柄蟲食木內攘取易易不勞
軍隊謀伐江南值陳昏憤遂成一統
勝劉蕭輩勇戇廣險一立一廢獨狐
悞我悔亦何益叶二世而亡報施豈
昧彥謙卓識人所弗逮

右隋文帝

自漢失御六朝亡迅加之南北相排
擯倒行逆施太原兵進化家為國帝

出震正統開基掃除餘閏李唐二百

餘年演叶嫡庶建立惜未明慎元武

禍起家庭釁喋血禁明同氣推刃高

祖不明論允信有司馬光云高祖所以

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

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

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

亂何自而生哉其論最為允當惜唐

之高祖當日見不及此徒拘立嫡以長

也德右唐高祖

助高祖開國運勇天授迅雷奮繼臨

御多仁聞能納諫治匪紊更愛民恩

無靳善政夥不勝據有慙德可弗問

欲蓋愆好名近唐太宗嘉言善政史

全辟而其虛懷納諫改過不吝亦卓

然可紀若剪鬚吞蝗諸事則不免近

於好名身有慙德故欲博美譽為晚
蓋所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耳
三代下垂芳訓

右唐太宗

起兵討韋氏識英而志健宋王能讓
功過建成以萬內禪即帝位初政頗
勤縷吾瘦天下肥名言可為勸既而
臨莅久太平符所願天寶易開元志
滿心驕頓姚宋亦已沒李楊弄權溷
荒淫無不為親邪正人遠一人前後
異敬怠殊方寸侵尋致播遷自取夫
誰怨

右唐元宗

乘危叛父范氏語定案聽讒殺子宦
妾恣為亂輔國脇上皇君失乾斷張

后效武韋夫為網攬父子君臣夫婦
胥無幹始終懦柔昏悖誠堪歎藉李
郭克復非出其篡若肅宗者言之污
文翰

右唐肅宗

亡唐者二事方鎮及豎宦宦豎久已
然方鎮代宗慣時雖有良將亂用安
則慢弗能去奸相每致忠良間市馬
悅回紇匹值四十絹佞佛章敬寺七
廟致詆謾雖削元振爵因納柳伉諫
即其誅朝恩亦以詭計辦得一而失
百那濟式微患

右唐代宗

踐阼初政頗可稱曾不數年早更變

苛刻猜忌以為明恥見屈寧受欺面

盧杞趙贊用甘雲蔽天蕭復姜公棄輔

若日臨霰播越失陸惜傍徨事平聽

讒弗顧眷陸贄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

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

乃至上喜甚然贄數直諫忤上意又

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貶杞心頗不

悅後裴延齡言贄與李充等心懷怨

望激怒諸軍上怒欲誅贄等會宮市

陽城論救乃貶贄為忠州別駕

右唐德宗

白望恣強奪香山居易詩曾訕末年

姑息圖無事朝廷益弱方鎮煽唐家

宗社未淪亡貞觀餘惠人猶戀

志平不掉任賢自幼藩鎮悍慄無敢

弗奉詔元濟猶梟嘯破蔡雪宵叶服

丹多躁陷大禍堪弔

右唐憲宗

五代歷五十三年鄒魯開趁兵戈開
附其際者更十國時民那有生之樂
臣篡君及子囚父三綱掃地尤而效
不永其祚固應然安論求忠必出孝
唐明宗與周世宗尚屬留心民事較
傭中佼佼鐵中錚去之遠矣於王道
叶論世恒因鑒戒存黃帝舜禹萬世
教

右五代興廢

陳橋兵變膺錄建號雖非以暴而易
暴乘危廢立五季輟蹈亦曰施逆其
行倒四方僭竊次第除掃居然一統
成丕冒自緣大度人歸天保叶宗家

三百年基兆叶杯酒釋兵謂因權妙

冷觀實不值一笑宋太祖以杯酒詭

世傳為美談然究涉於權術駕馭以

當日時勢而論如石守信等宋祖曾

與之比肩事主未即漢高祖草昧

不思急解其兵權即漢高祖草昧

初開其功臣並同櫛風沐雨故韓彭

祖猶為此善於彼矣若我朝自弟即

臣僕有事則統兵征勦功成則供職

如常既無形跡微嫌又向有兵權之

可解乎即如庚辰春兆惠等平定回

部酬庸錫爵命為御前領侍衛大臣

凱宴詩曾藉我虎臣典宿衛笑他

杯酒解兵權之藉我虎臣典宿衛笑

凱旋榮勳懋賞阿桂豐昇額並御前

機大臣兼領侍衛大員餘亦在御前

乾清門者居多故凱宴詩亦有一將

歸來是近臣及解兵笑彼一杯酒之

句此實仰承及解兵笑彼一杯酒之

所權術於其間豈宗祖以私智保全

日語哉同傳弟誠誤其言出趙叶南

渡依然得顯報

右宋太祖

即位急改元已失厚道大德昭及廷

美忌去不留箇慙德莫斯甚趙普時

猶佐英斷承藝祖遂削平天下叶勤

儉與納諫善政故可課集儒輯三書

宋太宗身有慚德故即位後集天下

文人輯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

華三書以疲羣力而弭衆議明成祖

之修永樂大典亦倣其意方今海宇

承平宜崇文治因下詔蒐訪遺籍命

儒臣編輯四庫全書嘉惠後學所以

公同好而非若彼深意別有那永樂

之為私計權術也乃效之大典遍搜邏彼各有所圖難

欺後人譖四海今無事史右而圖左

因命校全書欲以文風播原弗同彼

二遊辭更誰作

右宋太宗

契丹大舉至澶州聽寇準言與師禡
無何欽若中去聲讒言孤注危盟恥城
下叶乃知初意原內怯不足有為功
假借時平事定見天書樽酒封珠共
為詐人可欺耳天可欺王旦正人責
難謝

右宋真宗

宋仁宗似漢文帝守成之君賢最尚
恭儉仁恕出天性大辟上讞矜罪當
不廣苑囿同罷臺玉清池館辭溶漾
夏人犯邊禦出境契丹渝盟增幣量
視若優柔失國體無撻伐能寧此讓

昨歲親製平定兩金川戰圖詩序曾
云予之子孫其尚以予之所為為戒
更當以予之所為為勉如其不能則
莫如息事寧人如漢文帝宋仁宗之

自守可耳茲詠宋小人弗勝善類氣

仁宗事因并識之

嬖倖不累治世樣史官二語固紀實

安石之禍實因釀郭后批頰事可罪

廢之宜也何疑訪既而自悔要平冊

立帝心終是無定向一之為甚復疑

曹宮閭處置總無狀

右宋仁宗

入繼非嫡正驚不敢為踰月而疾病

羣小恣奔競兩宮釁成賴大臣調停

叶及其自聽政每問故事裁決多善

令四知頗慎儆又四不能溫公言果

應濮禮議求勝遂出蔡襄究屬申私

敬司馬韓歐諍豈不皆賢聚訟原難

竟積善有餘慶斯事莫遭然總由天

命

右宋英宗

熙寧即位頗勵精一用安石亂機定
公亮進邪誠罪魁吳奎識早惜弗聽
青苗保甲及均輸言利弘羊猶未罄
拒諫黜正為弗恤終無覺悟墮昏悞
求治太速尚衡言直是不知為治徑

右宋神宗

宣仁臨朝持憲章罷新法守仁宗舊
遼戒守臣勿犯邊黎庶恬安宏在宥
社飯之言屢丁寧何不官家躬訓授
勸諸賢退類私愛輯覽曾評義宜究

續綱目載宣仁太后因呂大防范純
仁等問疾泣下曰老身沒後必有調
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
官家別用一番人云云向閱通鑑輯

覽曾評云宣仁之賢宜囑大臣公忠
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茂棄
老成更張新政當并召哲宗諭以防
微杜漸保全令名乃對諸臣丁寧鳴
咽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為私絕不類
其平日之所行矣然諫臣非不明大
義者何忍洩之於人傳之於後此蓋
出於史家附會之說未可信也今考
宣仁此事正史所不載稗野傳聞之
異多不足憑茲詠宗哲宗而及宣仁
因復闡及帝親政衆顧望首名劉瑗
其義

拒范奏小人乘之為報復紹聖改元

計已售紹聖非聖紹王蔡羣奸則應

帝誠陋馴致黨禍終北宋帝肇亂夫

誰能救

右宗哲宗

多能無不精君道失之深親邪如弗

勝去正曾莫論叶黨禍過漢唐賢臣

都在禁

謂司馬先呂公著文彥博等

銳意文太平

天神欺已甚艮嶽網花石紅薰依碧
沁是皆足亂國那更開邊祲童貫明
攻遼馬政暗通金叶既復背金盟南
侵流血浸北宋匪亡欽致亡徽合任

右宋徽宗

忘不共戴天之讐安苟且一隅之暫
有其志尚恐不能成忍於恥那復知
有憾奸如秦檜旌一德之應求忠若
岳飛致三木之審勘如斯人也而得
優游德壽以善終盖幸叨天恩之濫

右宋高宗

初銳意恢復弗恃長江塹任張浚有
意間去聲史浩無驗終於一莫成稱姪
奉幣兼居憂未二年內禪遽政厭君

孝豈在茲史臣稱孝宗自外藩入繼

力行三年之喪謂其無愧廟號然高

宗晏駕未及二年遂爾內禪惟以有

病不得日至德壽宮為由云欲不退

休不可道雖襲夫孝名心實怠於政

事蓋知恢復之難故為引避之計不

顧祖宗之基業惟圖一己之便安豈

足語於為君在繼祖宗念惜哉藝祖

之大體乎

業開創何先艷

右宋孝宗

勤始怠終濫觴江泛鮮弗如斯可不

大監穆陵中年嗜欲深陷閻馬丁當

見乎謠讖叶貪地棄盟釁起輕儻徒

因尊朱謚理有玷叶即以學論私多

誠欠

右宋理宗

御製全韻詩

入聲

始唐咸通耶律顯族焱祥黃河會同

繼續既都上京遼變本服遼自太祖

國勢盛強太宗繼緒滅梁立晉其規

模益為恢廓然自會同改元以後公

卿庶官皆倣中國既入大梁朝廷長

制度並用漢禮遂漸改其舊俗矣

驅入梁重貴袒肉徙之黃龍石田土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 金并事偏 嶽於 分 寨遼廣之 證汝執以議崧遼重為以奇使 屋
可 朝弛大安欽宋 疆 慟引之亡 索所延不太宗以景貴遼歸兵晉 延
目 遠邊之及北雖 金 哭兵失釁 以為廣 語得不可請大奉事義侯降降 廣
甚 脩禮牙去亦 匹 而破 國始由於 記橫 語磨 日興遣使責讓卒從其 弗
止 別若宗通相 叶 去國 為誤 惟延 示劍 致兵擊晉及破城復 谷
可 致遼則猶高然 規 何恨見其 營 一 統 元 殊 重威乃哭
與 淪則惟具宗倉 遜 益哉 營 一 統 元 殊 重威乃哭
北 亡其與 皇直分 焉 哉 營 一 統 元 殊 重威乃哭
魏 其威宗稱 姪不渡汴京 較宋 一 統 元 殊 重威乃哭
並 武聯和敢 一京 較宋 一 統 元 殊 重威乃哭
稱 耳不後乃 及 北 一 統 元 殊 重威乃哭

右遼太宗

白山黑水本靈區勿吉七部原同俗

金之先出赫勒部赫勒本號勿吉勿

吉古肅慎地也勿吉有七部曰舒稽

爾曰伯嶺曰倭徹庫曰烏捏曰赫舒

曰黑水曰白山黑水部附屬於契丹

部分南北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曰

生女直後改稱女真他處有混同江長

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東方雲氣生

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

異人端重善射炳智燭以此諸部漸

歸附素衣朱襪從于沃金之始祖居

而至太祖當遼道宗時有五雲氣

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困司天孔致

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

之事天以象告已而太祖生幼時舉

止端重成童即善射及長箕適值遼

無遺策知人善任人樂為用

政漸不綱混同迎戰似神告女真滿

萬不可敵至是其言驗如卜遼主淫

政事每歲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太

祖乃建城堡修戎器以備且召所屬

同遼步卒盡殫并一百廿年帝業開
獲其耕具數千
天相抑亦由人勗

右金太祖

天輔草創天會繼滅遼北朝歸掌握
南征徽欽就拘繫高宗稱姪慙不覺
其勢頗可成一統未乘時實失商推
武功既昭修以文勸農議禮並制樂
傳位熙宗繼太祖大公量更人難學

右金太宗

勸進協人心即符天命吉以久典外
郡民艱故所悉分疆息兵戈休養籌
勤恤戒奢崇以儉去文歸於質其寂
可稱者世忘舊為棘叶詎祇一代然
萬世胥應述世宗之不忘國俗實堪
為萬世法恭讀實

錄我太宗嘗命內弘文院大臣
讀金世宗本紀名顯著之賢君當時
臣曰世宗乃聲名顯著之賢君當時
後世咸稱為小克舜其在位奮圖法
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
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詔
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
功因復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
為子孫萬世計惟恐後日朕此言實
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
予欽奉此訓命於世
箭亭勒此碑以訓永世

右金世宗

乃祖嘉習國語

金史稱章宗為世宗

典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喜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甚為孫宜守舊物服御漸染嘉之云云

華風踈忌那聞吁咈付託却喜柔弱

馴致金源道誣惜哉大定規模直使

章宗衰託章宗即位以後未嘗不知

急而於詰戎肄武之道棄之如遺遂
盡變祖宗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又因

無子疎忌宗室以衛紹王永濟柔弱
鮮智能故愛之遂爾傳位不復為宗
社計漸致淪胥金源
之業蓋衰於章宗矣

右金章宗

蒙古始祖勃端察斤教拉野本窮髮

元至太祖本紀稱其十世祖勃端察爾
舊作字端父兒巴爾圖教拉舊作八
里也阿懶今俱改正蒙古語稱始祖
為勃端察爾並非其名也
十世太祖

爰開荆滅國四十武功勃又四傳乃

至世祖定金平宋偃征伐一統建元

立國號興圖之廣千古突取之以武

修以文敬勤二字勉無忽其時良佐

曰惟誰巴延之賢不可沒世祖定金

一統而度量洪廣知人善任信用儒
術以成一代之制規模寬為宏遠其
輔佐固多名臣當以巴延為最
統兵南征陸辭時世祖諭之日古之

善取江南者惟曾楨一人汝能不殺
是吾曾楨也及下臨安巴延論以大
意宋主即奉表請降巴延受之禁軍
士母入城榜諭臨安中外軍民安堵
如故民大悅視宋之曾楨有過之無
不及亦由世祖善於擇將反臨軒宣
命之仁宋濂諸人修元史秦人肥瘠
言耳
視如越世祖一帝十三卷既冗長
仍失隱汨歐陽逸馬笑繁文千古史
筆鮮精核東華門外適見奔馬踐死
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
曰馬逸有黃犬下過蹄而斃張景曰
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
皆拙濫當時已謂之工又幕府燕閒
錄云歐陽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
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文忠顧日君
試言其事同院文忠曰有犬卧於通
馬蹄而殺之內翰以爲行如之忠日
未已也日內翰以爲行如之忠日萬
馬殺犬於道此二事衆所傳說者宋
濂工於古文寧不知簡要為貴
何奉勅修元史允漫若是耶
失統不成國綱目徇私著歲月通鑑

輯覽茲正之用訓守基凜天罰

宋之南渡已屬偏安然德祐以前
尚有疆域可憑猶得比之東晉至
臨安既破帝羸見俘宋祚遂絕正
統即當歸之於元若昞曷二王流
離海島不復成其為君正與明唐
桂二王之竄跡閩滇者無異而續
綱目於景炎祥興仍用大書紀年
實乘史筆之正前纂通鑑輯覽於
丙子三月以後即大書元世祖至
元十三年而以昞曷紀年附注其
下又如元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
子孫繼立然既委棄中原即不得
復大書故號此乃大公至正之理

夫廢興代嬗書法自有一定不可
稍存偏袒之私且史鑑所以昭法
戒亦使為君者知統緒存亡當慎
苞桑而凜馭朽庶克保承世業垂
戒不可不公向於評鑑曾聞其大
旨如此

右元世祖

入定國難俟武宗於義為順實明達
及即帝位勤為治世祖成憲守弗過
不事遊畋戒征伐崇儉二簋之用曷
廟號曰仁信無愧較之嘉祐規模濶

右元仁宗

為驅除難去聲必先小黠漢明若斯唐

宋異說

陳叶 漢明之典皆煇起草昧
陳勝 吳廣為沛公驅除張士

誠陳友諒之於吳王亦然均可取喻
於中原逐鹿若唐家太原典師宋室
陳橋兵變與漢明情事不同而趙宋
欺孤則更不反李唐之乘隋煬無道
耳定亂之後漢簡明察一意復古封
建滋弊人叶論之已詳明祖欲大封諸
子以懲宋元狐立為名不思宋之亡
田於積弱無能元之亡由於順帝失
德強藩不靖已事可徵乃開國之初
拘泥古制不旋踵而燕兵南下管內
相殘其後高煦宸濠逆謀相繼與漢
之吳淠淮南無異及末季流寇橫行
諸王東手就斃並無一人猜忌功臣
足資夾輔分封果何益哉

二帝轍合叶韓彭自取傳馮枉殺高漢

明祖之猜忌功臣心跡相仿然韓信
彭越皆有逆謀蒞實由自取若傳
彭越皆逆謀蒞實由自取若傳
友德馮勝並以無罪而賜死則明
祖之深險谿刻更甚於漢高矣以

此較之洪武險軋一歲兩繫歷朝書
法明太祖以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
稱帝然至是時大都尚未失守元之
正統猶在至閏七月順帝出居北漠
元祚始亡故通鑑輯覽於是年閏七

月以前仍大書至元紀年而於明事
則書明以前以別之八月以後始大書洪
武元年於元事則皆元以別之從歷
朝嬪代一歲兩繫之例昭明分而定
書法實合大公至正之輯覽遵之統
道並見通鑑輯覽之評

右明太祖

秦謂唐燕成祖明王事無別沉於古致
禍烈且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即當
內斷於心披燕王以儲位不但付託
得人並可弭骨肉之釁乃信劉三吾
孫承嫡統之由說達立焚之孫致昭後
日兵破金川門宮中自焚之慘且及
忠烈諸臣瓜蔓株連誅夷殆盡永樂
之例行逆施其殘酷實垂人理乃竟
得傳之十數世享國三百餘年天道
報施殊不可曉然其始擬由明祖沉
古好名之一念誤之其事與唐高祖
舍太宗而立建成相類而明室之貽
禍尤宗而一建相類而明室之貽
烈也

方齊黃計實拙所可矜都盡節尤英
唐猶差明慘絕劉三吾猖言決

卓景與鐵爪蔓抄忍酷滅屈義士飛
霜屑誅忠臣報豈茂稱成祖廟食血
天網恢偶漏缺終難逃狐史設

右明成祖

三楊委政從忠革薄時稱小康問閭
利樂詰戎臨邊繼絕赫濯王通戰敗
乃聽和約因王陳嵩實乘斟酌立內
書房禍埋始作陳祚郭循其言石藥
拒而辱之失德莫若凡十年間瑕瑜
半谷

右明宣宗

正統初即位王振任邪辟賴尚有三
楊未得恣險螫誠孝常召責幾欲加
刀陌帝乃為跪求自此稍斂迹后崩

遂大縱難數其奸逆快帝征顧森幾
於喪宗祐生還居南宮景帝頗失德
奪門復親政家庭事殘阨仍欲祠王
振迷終不可格

右明英宗

興獻議禮恣憤激較宋濮王更凌轢
毛澄汪俊以事去張璉桂萼獲恩錫
為人後義總弗論親眈生真出私溺
末年修齋任僉邪海瑞忠言辨且析
弗親朝臣政叢脞雖去權奸無救失
叶明祚之衰肇於茲內亂由來與外
敵

右明世宗

在位不為不久聽言愈切愈默初倚

居正太殷末任向高惟飾諸臣遠莫
覲面一子愛弗去側綱紀陵夷極矣
是謂狐其大職

右明神宗

非乳臭而倚乳母溺近私而任近習
禁左班之疏勝恣東廠之事緝已妃
后且不能保國忠良徒然於咄雖二
十四罪已昭彰而懵然不辨閹人煬
竈其橫愈急明政陵夷至是蓋不可
救藥惟瞻烏於誰屋集

右明熹宗

大廈之傾一木支是惟貞幹君臣合
首誅奸璫似有為終惑羣言任嚆沓
十七年易五十相中無定見致紛襍

外臣難信信內臣固帝失象應懲殺

叶亡國之臣孰盱用質之帝亦想難

答谷應泰紀事本末載流寇犯宣府

日李建成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

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等請先

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

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

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

等遂不敢言莊烈復問戰守之策象

臣默然因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

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云莊烈

固憤極之言其實諸臣皆莊烈所身

用也此語不當於理因並及之

殉社稷實堪憐莊烈陵園風雨颯

右明莊烈帝

福王擬高宗南遷祚可接使其能振
興江表或安帖諸事不如宋明亡速
交睫皇清一統成殷鑒告萬葉
明臣立福王於南京未嘗不可比

宋高宗之南渡然史稱高宗恭儉
仁厚繼體守文則有餘撲亂反正
則不足其初立尚可為繼乃偷
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致貽譏天下
若福王則昏庸無識聲色是娛始
終昧於宴安酖毒之戒自詔伊戚
兩君相較福王實不及高宗遠甚
至高宗初時信用汪伯彥黃潛善
後則專任秦檜皆贊和議以售其
奸邪然彼時內有李綱趙鼎諸人
蓋誠謀國外有岳飛張浚韓世忠
諸將慷慨抒忠雖黑白混淆忠良
誅貶然始終不乏正人故尚可支
撐半壁而福王則倚任馬士英阮

大鉞引進羣邪擊排善類國事殆
不堪問其可恃以圖存者大臣惟
史可法武將惟黃得功皆處非其
地又從中掣其肘遂成傾覆之難
支故論二代之臣明末亦不及南
宋且金將宗弼統兵南下雖追高
宗於海上然僅焚臨安掠輜重而
還迨宋稱姪議和兵戈漸息因得
延國祚一百五十餘年我朝則豫
親王多鐸奉

詔南征王師所至迎降恐後因即平
定江南福王就執立甫一年而明
亡此固

上天眷顧佑啓我國家億萬載丕丕

基而明末君臣弗克善保其緒自
速危亡亦是垂鑒奕禩耳

右明福王

四千餘載自帝克元載甲辰至今乾
隆戊戌凡四千一百三十
年帝王洪業略舉梗概以全韻歷惡
者吾戒善者吾法法匪虛言施政後
甲戌豈徒云勅幾先怯敬

天誠懋愛民惠洽莫忘

祖宗開創桓撥叶愛告後人欽承毋
乏

右總結